

研究學問的三個境界

□季羨林

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，需經三種境界。一個人既然立下大志做一件事情，於是就苦幹、實幹、巧幹。但是什麼時候才能成功呢？對於這個問題大可以不必過分考慮。只要努力幹下去，而方法又對頭，幹得火候夠了，成功自然就會到你身邊來。

王國維在他著的《人間詞話》裡說了一段話：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，必經過三種之境界：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」此第一境也。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」此第二境也。「衆裡尋他千百度，回頭驀見，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。」此第三境也。儘管王國維同我們在思想上有天淵之別，他之所謂「大學問」、「大事業」，也跟我們了解的不完全一樣，但是這一段話的基本精神，我們是可以同意的。

刻苦鑽研 堅持不懈

現在我就根據自己一些經驗和體會來解釋一下王國維的這一段話。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」



季羨林認為，研究學問既要苦幹，也要巧幹

意思是：在秋天裡，夜裡吹起了西風，碧綠的樹木都凋謝了。樹葉子一落，一切都顯得特別空闊。一個人登上高樓，看到一條漫長的路，一直引到天邊，不知道究竟有多麼長。王國維引用這幾句詞，形象地說明了一個人立志做一件事情時的情景。志雖然已經立定，但是前路漫漫，還看不到什麼具體的東西。

說明第二個境界的那幾句詞引自柳永的《鳳棲梧》。王國維只是借用那兩句話來說明：在工作進行中，一定要努力奮鬥，刻苦鑽研，日夜不停，堅持不懈，以致身體瘦削，連衣裳的帶子都顯得鬆了。但是，他（她）並不後悔，仍然是勇往直前，不顧自己的憔悴。

在三個境界中，這可以說是關鍵。根據我自己的體會，立志做一件事情以後，必須有這樣的精神，才能成功。就拿我們從事教育和科學研究工作的人來說吧，搞自然科學的，既要進行細緻深入的實驗，又要積累資料。搞社會科學的，必須積極極其豐富的資料，並加以細緻的分析和研究。在工作中，會遇到層出不窮的意想不到的困難，我們一定要堅忍不拔，百折不回，決不容許有任何僥倖求成的想法，也不容許徘徊猶豫。只有這樣，才能得到最後的成功。

青出於藍 而勝於藍

工作是艱苦的，工作的動力是什麼呢？對王國維來說，工作的動力也許只是個人的名山事業。但是，對我們來說，動力應該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。所以，我們今天的工作動力同王國維時代比起來，真有天淵之別了。

所謂不顧身體的瘦削，只是形象的說法，我們決不能照辦。在王國維時代，這樣說是可以的。但是到了今天，我們既要刻苦鑽研，同時又要鍛煉身體。一馬萬馬的關係必須正確處理。

此外，我們既要自己鑽研，同時也要兢兢業業地向老師學習。打一個不太確切的比喻，老師和學生一教一學，就好像是接力賽跑，一棒傳一棒，跑下去，最後達到目的地。我們之所以要尊師，就是



年輕時的季羨林

因為老師在一定意義上是跑前一棒的人。一方面，我們要從他手裡接棒；另一方面，我們一定會比他跑得遠，這就是所謂「青出於藍，而勝於藍」。

立下大志 勇攀高峰

說明第三個境界的詞引自辛棄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。意思是：到處找他（她），也不知道找了幾百遍幾千遍，只是找不到。猛一回頭，那人原來就在燈火不太亮的地方。中國舊小說常見的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」，表達的也是這個意思。王國維引用這幾句詞，來說明獲得成功的情形。一個人既然立下大志做一件事情，於是就苦幹、實幹、巧幹。但是什麼時候才能成功呢？對於這個問題大可以不必過分考慮。只要努力幹下去，而方法又對頭，幹得火候夠了，成功自然就會到你身邊來。

這三個境界，一般地說起來，是與實際情況相符的。就王國維所處的時代來說，他在科學研究方面所獲得的成績是極其輝煌的。他這一番話，完全出自親身的體會和經驗，因此才這樣具體而生動。到了今天，社會大大地進步了，我們的學習條件大大地改善了，我們的學習動力也完全不一樣了；我們都應該立下雄心大志，一定要刻苦奮鬥，攀登科學的高峰。

寫於1959年7月
（摘自季羨林《季羨林談讀書治學》，當代中國出版社）

穆時英在香港的日子

□侶倫

名人軼事

穆時英，在（上世紀）30年代的上海文壇上是個響亮的名字。他以《南北極》（最先發表於《小說月報》）這本小說引起注意，被認為是有才氣的青年作家。後來他在《現代》（施蟄存主編）發表作品，並且成為該雜誌作者中的主力分子。這時期他的筆調已經改變了《南北極》的那種粗豪作風，而轉為日本橫光利一的所謂「新感覺派」，寫的是都市背景的題材，都是風格獨特、技巧清新的作品。有一本編入「良友文學叢書」之列的長篇小說《中國行進》，似乎因為時局變亂，始終沒有寫成。

投身汪政權招殺身禍

穆時英的下場並不光彩，他是在中日戰爭爆發以後，投身到汪政權旗下做事而招殺身之禍的。人的思想行為有時很難理解。在偉大的鬥爭年代，正當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，在大是大非的路線極端分明的情形下，一個頭腦清醒的知識分子，為什麼會走上一條自取滅亡的路上去，這問題我始終弄不明白。難怪法國現代作家A·莫洛瓦在談到人性的變化無常時，說過這句話：「即使一個聰明的觀察者，也難預測日常相處的人的最簡單的行為。」

我同穆時英相識，是在「七七」事變前的1936年，他由上海到香港來的時候。雖然「九

一八」以後，戰爭陰影日漸擴大，但是穆時英離開上海，並不是為了逃避可以預見的戰禍，卻是為了追蹤他出走的太太。這件事說起來是有點滑稽的。

愛跳舞結識舞小姐

穆時英愛好跳舞，聽說在大學唸書的時期，每星期六他都從大學所在上海的郊區坐車回市區，到舞場去消度周末。就在這樣的場合裡，他追求了後來成為他太太的一位舞小姐。1936年夏季，兩個人不知道為什麼鬧起意氣來，感情破裂。太太在一怒之下離開他，跑到香港來，同她在香港的姊妹住在一起。這個變故使穆時英感到很大刺激。在沒法說服太太回去的時候，他便拋開一切追蹤到香港來了。

那是一個夏夜，我回到我工作的報館上班，樓下的門房告訴我：有一個訪客來找過我，是外



穆時英以《南北極》這本小說引起文壇注意，被認為是有才氣的青年作家

省人；因為我不在，他留下一張字條。我接了字條一看，寫的是「穆時英」三字，還附有地址。我突然困惑起來：穆時英怎麼會來找我；因為我根本未認識他。我好奇地問問門房：找我的人是什麼樣子的？

「是青年人，剃光頭的。」

聽了回答，我感到奇怪，我從刊物上見過穆時英的照片，印象中他是穿洋服的漂亮青年，怎麼會是剃光頭的呢？我簡直不相信。

剃光頭挽回夫妻關係

第二天中午，我按照字條上寫的地址，到威靈頓街一間樓房去回訪。出現在我眼前的穆時英穿着長袖白色襯衫，有一副江南人的文秀面孔，的確剃了頭，同他的儀表有些不調和，看起來很不順眼。他告訴我，離開上海時是葉靈鳳介紹他到報館找我的，因為他在香港沒有認識的人。這時候同在屋裡的有兩位女性，他把其中正在抽煙的一位向我介紹：這是他的太太，看情形，他到香港終於找到太太，而且住在一起了。感情上的風波顯然是過去了。

事實也是這樣。兩個人再也沒有分開。舞小姐在香港仍舊當舞小姐，這是她的職業。這個舞小姐本質上還是好的。也許這是穆時英所以千里追蹤也得找尋她的緣故。但是穆時英也得付出代價。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「秘密」：穆時英所以把頭髮剃光，原來是太太的「約法」：要想挽回夫婦關係，除非他剃光頭表示誠意。結果穆時英照做了。

最不幸的是，能夠忠於太太，竟不能夠忠於國家民族；這真是一個「知識分子」的悲劇！

（摘自侶倫《向水屋筆語》，三聯書店香港分店）

遊山玩水



玉龍雪山

滇北是納西人聚居地。納西族的保護神「三朵」，就是玉龍雪山的化身。

元代初年，元世祖忽必烈到麗江時，曾封玉龍雪山為「大聖雪石北嶽安邦帝爺」。

至今，麗江每年舉行一次盛大的「三朵節」，拜山朝聖者不絕於途。

走出麗江機場，你看到的雪山，就是玉龍雪山。

玉龍雪山終年積雪，十三峰連綿不斷，宛若一條「玉龍」騰越飛舞，故稱「玉龍」。又因玉龍雪山的岩石主要為石灰岩與玄武岩，黑白分明，故又稱「黑白雪山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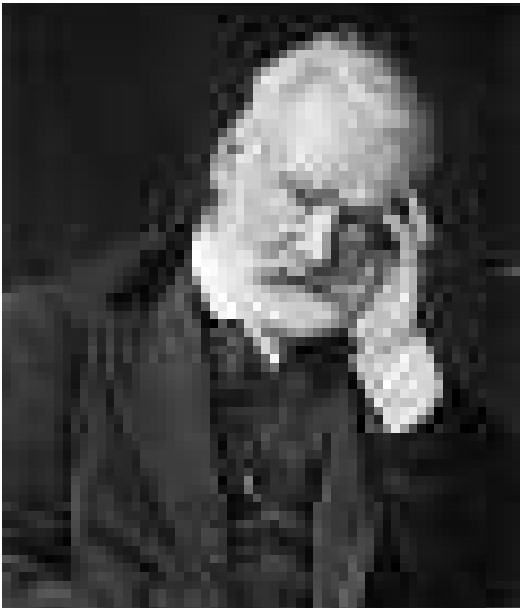
□懷舊堂主 圖、文

時空穿梭

拿破崙死後，有一個時期法國人不願意想到拿破崙。與其說是政治原因，還不如說是征服的狂熱過去後，每家每戶對戰死親人的懷念，變得刺痛而具體。那麼，一個國家的上百萬戰爭受難者，巨大的生命犧牲代價，要多長時間才能夠把這樣的傷痛抹去呢？對於健忘的人類，短則10年，長則20年就可以了。

拿破崙「榮歸故里」

1840年，在拿破崙離世19年之後，那百萬孤魂野鬼



法國文學家雨果

從拿破崙回歸雨果

□林達

依然遊蕩在昔日的戰場，他們也許還是一些老人夢中流着眼淚去伸手觸摸的孩子，可是，對於新一代成長起來的法國人，他們已經是抹去的歷史塵土。而偉人，卻因傳奇而再生。已經到了拿破崙「榮歸故里」的時候了。

迎回拿破崙的法國當政者是路易·菲利普國王。他的當政，是另一場被稱為「七月革命」的武裝奪權的結果，當然，這還不是法國的最後一場革命。雄偉的凱旋門剛剛完工幾年，香麗麗舍大道擠滿了迎接拿破崙的巴黎人。送葬的隊伍聲勢浩大，相對於拿破崙的大軍，他是孤身返鄉。當他在靈柩中獨自穿過凱旋門，耳邊響起「皇帝萬歲」的呼喊時，不知拿破崙是否想到，這個凱旋門，原本是在奧斯特利茨戰場上留給士兵們的一個虛幻榮光的許諾。

凱旋門兩個葬禮

拿破崙的靈柩，走的就是我們今天走過的這條路線，只是兩邊的景色和今天完全不同。香樹麗舍當然遠遠沒有那麼摩登，大宮、小宮是60年後1900年建成的，亞歷山大三世大橋，也是在19世紀末才建成的。這座橋是以俄國沙皇命名的，這位沙皇曾經親自起來，為大橋安放奠基石。他的爺爺就是在奧斯特利茨戰役中敗給拿破崙的亞歷山大一世。時過境遷，俄國和法國已經結盟。大橋的命名，就是為了紀念他所建立的這個俄法聯盟。

拿破崙被安葬在榮軍院的穹頂教堂。今天，這裡是一個需要買門票才能進去看一眼的地方。這是墓葬設計的經典作品，確實非常值得一看。按說它也是地宮墓葬的形式

，可是，設計師顯然巧妙地打破了傳統的構造，在安放棺木的位置，打通了地面與地宮的樓層阻隔。拿破崙墓不再給人以陰冷的感覺，肅穆的沉澱和光榮的上升，都以法國人特有的藝術方式，完美地得到了表達和兼顧。

在拿破崙的靈柩穿過凱旋門45年之後，這個似乎是專為武士建造的凱旋門下，第一次舉行了一位作家的葬禮。這位作家就是維克多·雨果。這一天，舉國哀悼。也許，這是大革命以來，法國人第一次全體靜默，第一次有機會共同反省和思索。

巴黎人為雨果送行

雨果筆下的大革命是矛盾的，顯然可以從中看到雨果的心靈掙扎。在《九三年》裡，他列舉了舊制度的殘酷和不公正，列舉了大革命對舊制度的改變，也列舉了同時發生的大革命恐怖和殘忍。這一切都集中地、典型化地堆積在一起，似乎使人們無所適從。但是在法國，這是無數人看到的事實，這是無數學者列舉過的事實。這似乎是作為文學家的雨果也沒有能力解決的悖論。然而，是雨果，第一次把善和人性作為社會進步的衡量尺度，放在了法國人面前。

在雨果的一部部作品中，站在最受矚目位置的，是弱者，是沒有階級、地位、血緣、道德等任何附加條件的弱者。他把社會如何對待弱者作為一個社會是否進步的標誌，放在了世界面前。

45年前，巴黎人傾城而出為其送行，經過凱旋門下



油畫《跨越阿爾卑斯山聖伯納隘道的拿破崙》（法）雅克·路易·大衛作

的，還是一個站在雲端的「偉人」；45年後，他們相隨送過凱旋門的，是為法國所有弱者吶喊的一個作家。幾千年歐洲文明的積累，才最後在法國完成這樣一個轉變。

從這一天起，法國人終於明白，不是因為有了拿破崙，而是因為有了雨果，巴黎才得救了，法國才得救了。

（摘自林達《帶一本書去巴黎》，三聯書店）